

远近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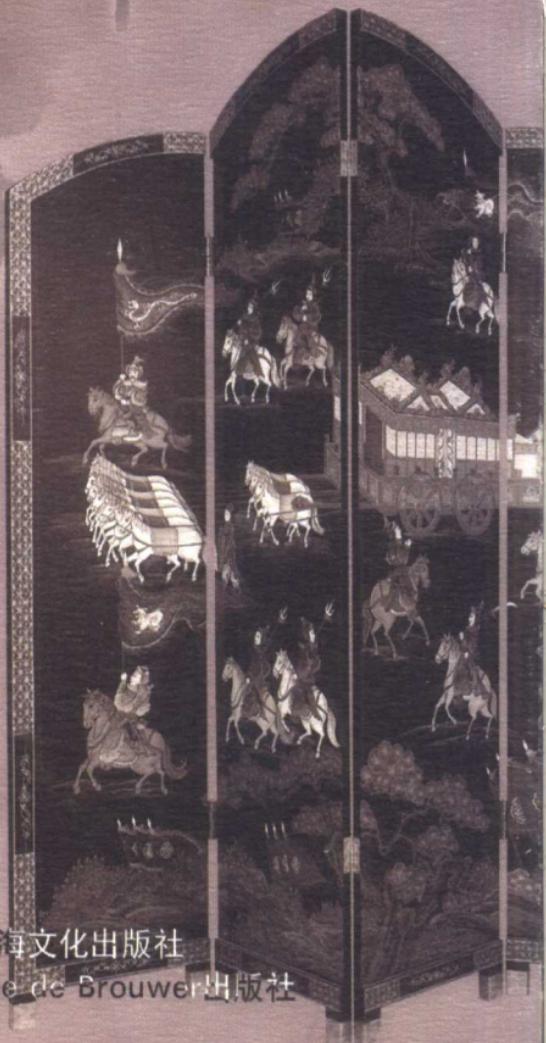
# 家

C H E N

J I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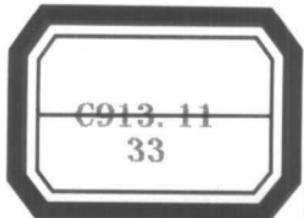
Q I

陈家琪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法国Desclée de Brouwer出版社



书



M. A. R. I. N. S E G A L E N

玛尔蒂娜·谢阁兰 著

刘成富 张群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法国Desclée de Brouwer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陈家琪, 玛尔蒂娜·谢阁兰著 刘成富, 张群译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3.8  
(远近丛书)

ISBN 7-80646-487-5

I . 家 … II . ①陈 … ②玛 … ③利 … ④张 … III . 家庭 - 研究  
IV . C91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10801 号

责任编辑: 李国强

封面设计: 陈 平

---

家 陈家琪 玛尔蒂娜·谢阁兰 著 刘成富 张群 译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n.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5 字数 107,000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 册

---

ISBN 7-80646-487-5/G·318 定价: 1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35104888 × 7462

中国古话说“人之不同，各如其面”。朝夕相处的人尚且各不相同，何况远隔重洋，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呢？事实上，就是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和眼光来看，也全然不同：中国古代诗人苏轼（1037—1101）早就说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封闭的自我是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的；一个封闭的民族也不可能真正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从而得到发展。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 序

朱光潜

（《国语·郑语》），就是说，只有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东西，才能取长补短，产生新的事物，而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则只能永远停留于原有的状态，不可能继续发展。因此，孔子一贯强调必须尊重不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智慧的人总是最善于使不同的因素和谐相处，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各自的特点，使之成为可以互相促进的有益的资源，这就是“和”。

要保持独特之处，就必须从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而不是从已经形成的概念、体系出发。中国古人认为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时间里，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与周围的环境构成一种“情景”，这种“情景”随个人的心情，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周围景物的变化而变化。没有作为主体的人的体验，外在的一切就不能构成意义。中国著名的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提倡“心外无物”。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指着谷中花树问他：“此花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中亦何相关？”王阳明说：“你未见此花树时、此花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内在的“情”与外在的“景”相触相生，就产生了独特的生活体验，构成了人的存在。

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动机就是想突出不同文化环境中个人的体验和差异，并期待在这一过程中，遥远的地域环境、悠久的历史进程、迥异的文化氛围都会从这些体验和差异中由内而外地弥漫开来，相互点染。中国和法国远隔重洋，但两国的文化都被公认为是历史悠久、富有情趣、各具特色的。因此，我们首先选择中国和法国作为“远”“近”的两端，进行跨洲际、跨文化的普通人的对话。每一本书由一位中国作者和一位法国作者就同一主题同时撰写，试图把两个全然不同的普通人的生活体验联结在一起，达到互相参照和沟通的目的，这种设计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法国都是第一次。令人高兴的是这一设计在中国和法国都引发了许多年轻人，一如年长者的兴趣。以后的各辑将会陆续出版。

另外，我们也希望这是一套供你欣赏，能为你提供美好心情的小书，因此文笔力求亲切活泼，版式也力求精巧玲珑，以便你在车上、船上、临睡时、等待时都可以得到阅读的愉悦。孔

子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孔子赞美的超越于功利的纯美的享受，也正是我们所想奉献给你的。

-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和中国上海文化出版社的支持，没有他们，这个致力于普通人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了解的、面向未来的“创举”就不会有实现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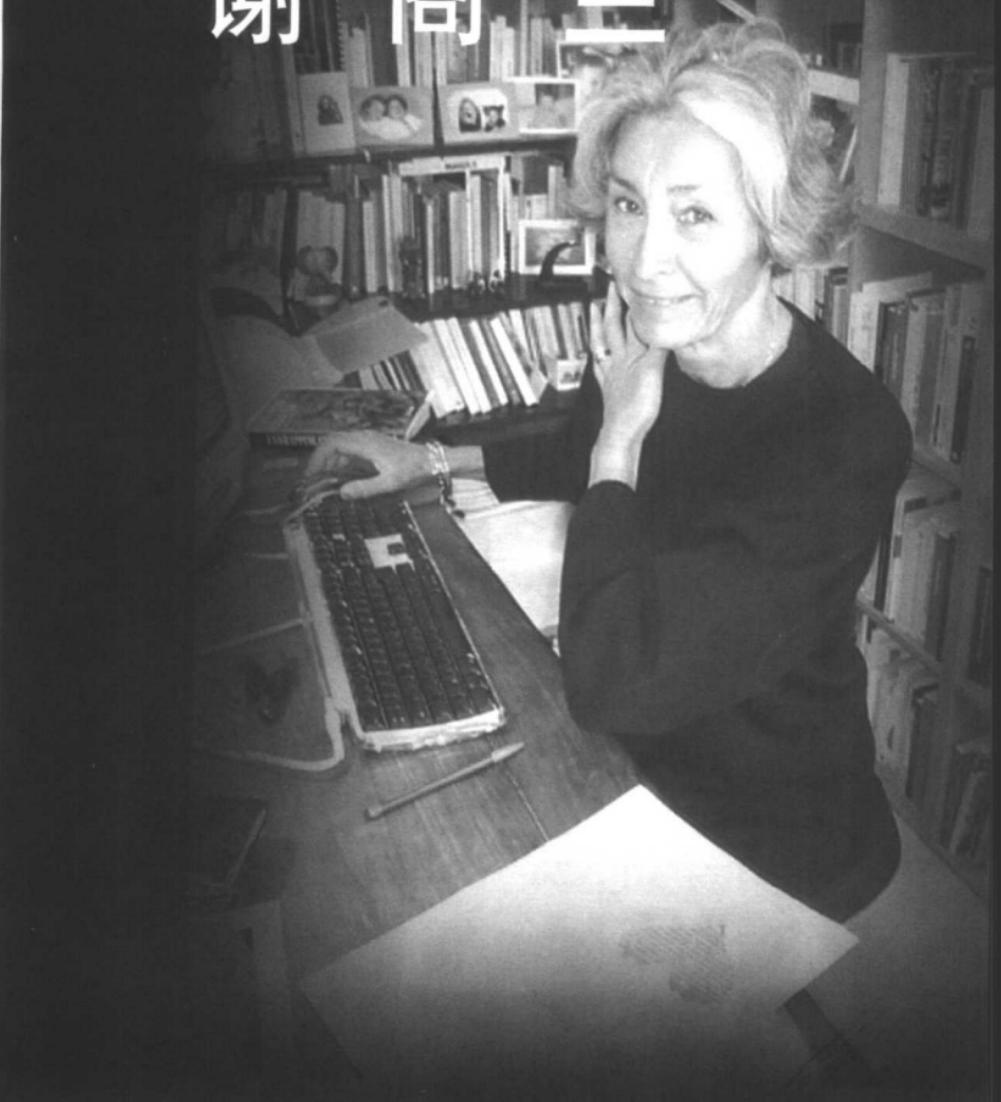
# Martine S 玛 尔 蒂 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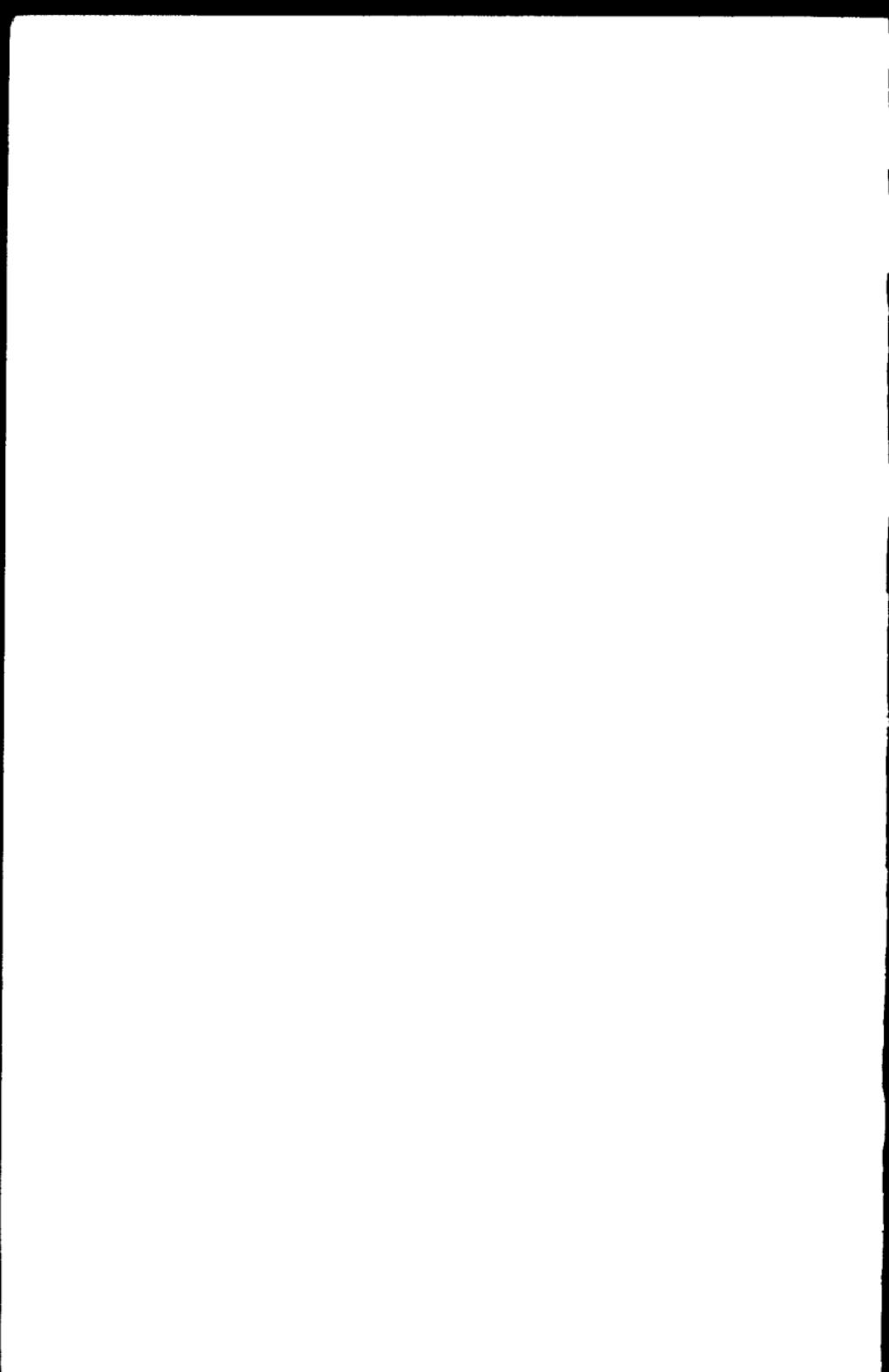
1940 年出生。1960 年毕业于巴黎政治科学院, 1984 年获人类学国家博士学位, 1971—1996 年期间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6—1996 年期间为法国人种学研究中心主任。1996 年至今任巴黎第十大学教授。社会学系主任。

主要作品:《结婚率与联姻——厄尔省一社团的配偶选择状况》、《当代法国社会中的社团:慈善机构》、《农村社会中的丈夫与妻子》、《家庭社会学》、《下层布列塔尼的十五代人——南蓬拉贝地区的亲属关系与社会(1720—1980)》、《法国人种学》(与让·基瑟尼埃合著)、《楠泰尔人:城市中的家庭——一种身份人种学》、《穿阿西尔和耐克的孩子们》、《当代礼仪和宗教仪式》等。

主编《家庭史》、《不同的人与同类的人——关注当代社会人种学》、《家庭游戏》等。

egalen  
. 谢 阁 兰





- 
- 1 开篇 -9
- 2 “麻雀从不配凤凰” -13
- 3 我父母的婚姻 -21
- 4 “传根家庭” -29
- 5 工业化对家庭的影响 -43
- 6 楠泰尔人的家庭 -49
- 7 新楠泰尔人的家庭 -55
- 8 家庭内部的分工 -61
- 9 婚姻形式种种 -69
- 10 今天的法国家庭 -77
- 11 家庭关系的新变化 -85
- 12 结尾 -95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com](http://www.ertongbo.com)

KAIPIAN

JIE ①  
开 篇

在论及家庭时，法国社会学创始人艾米尔·涂尔干<sup>①</sup>说过：“家庭方面的事与我们太接近了，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倾注出满腔热情。”我曾发表过一些有关家庭和亲属关系方面的作品，因此，在这个时候来探讨有关家庭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德斯克雷·德·布劳威尔出版社<sup>②</sup>和上海文化出版社联合向我约稿，要我以“个人的口吻”写一些有关家庭方面的东西，对此我感到十分荣幸。然而这绝非易事，因为很久以来，我一直是把私生活与工作分开的，但家庭在我的生命中所占的位置举足轻重。我是否能以一个客观的观察者身份来对它进行观照？我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确实，也该提这个问题了，因为我至今仍沉浸在丧母的痛苦之中，她老人家2001年春天过世，2002年7月，我将去大西洋岸边的雷岛，在那里与孙儿们一起度过阴霾多雨的日子。有关家庭的思考能让我追溯过去，透过我所拥有的有关家庭方面的知识，它能够挖掘出我那独特的人生轨迹。

法语中的“家庭”(famille)这个词，源于拉丁语的“侍者”(famulus)和“仆人”(serviteur)这两个词。据语言学家艾米尔·邦弗尼斯特<sup>③</sup>考证，在古罗马，“家庭”这个词所包含的意义，与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所理解的截然不同。那个时候，它的第一层含义，应该指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奴隶、仆人的总称；它的第二层含义，指的是生活在同一座房子里

① 1858—1917年，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创始人

② 1877年，由比利时工业家亨利·德斯克雷和从事砥砺轻革业的资产者阿尔封斯·德·布劳威尔在比利时的布鲁日创立。出版的作品为当代思想领域，包括政治、伦理、精神和社会等。

③ 1902—1976年，普通语言学家，主要从事印欧语系研究，作品有《普通语言学的问题》等。

的所有成员，包括丈夫、妻子、孩子和仆人。这个词的第三层含义，范围很小，它不再包括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只是用来指那些具有亲属关系的人，无论是血亲还是姻亲。有关家庭的定义常常涉及到房子和共同居住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根本不能涵盖家庭的全部意义。“家庭”这个术语的历史根源，让我们一下子就能够明白，这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组织，而且出现在每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和人口背景之中。

凭借本人的职业经验，我认为我们不能谈所谓的西方“家庭”，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历史上已经出现了很多有关家庭组成方面的研究，这两年的作品为数也不少。现代西方社会的家庭组织已经没有什么资本可以自我吹嘘了，它已不再像一百年前艾米尔·涂尔干所处的那个时代，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的家庭类型都更具优势。这里，我所说的是文化领域中的家庭模式。



JIE  
2

“ 麻 雀 从

MAQUECONGBU

PEIFENGHUANG

13

不配凤凰”

没有谁会无缘无故地选择某一个研究课题，然而记得我当初选择论文题目却纯属偶然。1957年，我的导师，全国人口统计学研究所阿兰·吉拉尔教授，出版了一部被誉为战后社会人口统计学领域最伟大的调查报告之一：《配偶的选择》。在这部作品中，他指出，如果婚姻不再是由父母强制包办，如果两人的彼此选择随缘，并以爱的名义自由结合的话，那么，他们的结合在整个社会计划中就是和谐的：这样的婚姻也就是“同一社会阶层的”婚姻。他的结论归纳起来，就是一句人人皆知的谚语：“麻雀从不配凤凰。”我自己的婚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57年至1960年，我就读于巴黎政治科学院，用社会学术语来说，是一个精心设计好的机缘和巧合，让我“遇到”了我的丈夫。

阿兰·吉拉尔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且极为谦恭的人，虽然他知道我还有小孩要照顾，但还是欣然地接受了我的论文计划。他对我说，做研究并不一定要搞出一个什么大理论，只要把一块小石头稳当地叠在另一块小石头上就行。为了研究厄尔省的一个小村庄——弗莱维尔——的配偶选择状况，在我进行的人种历史性的研究计划中，我把以前精心重建的所有家谱和我的论文联系到了一起。这种家谱重建法，是20世纪50年代几位对某些疾病遗传病因感兴趣的教授发明的。我也曾在叙泰<sup>①</sup>博士的指导下研究过，叙泰是一位既善良又豪放的学者，他重建了法国好几个乡村的直系亲属家谱，研究过姻亲关系造成的遗传后果。

我对研究领域的选择，显然不是出于科学性的思考，而

<sup>①</sup> 遗传学专家，曾在全国人口统计学研究所(巴黎)领导人口遗传问题的研究；主攻方向是隔离群